

《大学》 《中庸》

方向东 注评
凤凰出版社

注
评

The background of the right side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traditional Chinese woodblock-style illustration. It depicts a scholar in a long robe sitting on a balcony or veranda, holding a child. The building has a tiled roof with decorative elements. There are trees and foliage around the building, all rendered in a light, golden-brown color on a textured background.

方向东 注评
凤凰出版社

《大学》 《中庸》

注
评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注评/方向东注评. —南京:凤凰出版社, 2006. 6

ISBN 7-80729-056-0

I. 大... II. 方... III. ①儒家②大学—注释③中庸—注释 IV. B22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52785 号

- 书 名 《大学》《中庸》注评
主 编 方向东 注评
责任编辑 王华宝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(原江苏古籍出版社)
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
发行部电话 025--83223462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印 刷 者 盐城印刷总厂有限责任公司
江苏省盐城市纯化路 29 号 邮编 224001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3.25
印 数 1--8000 册
字 数 79 千字
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-80729-056-0/B·3
定 价 8.00 元
- (凤凰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前 言

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二书原是《礼记》中的两篇，《礼记》最早就附属于“六经”中《礼经》即《仪礼》，是《仪礼》的辅助资料。到了唐代，《礼记》列在“九经”之中，宋代列在“十三经”之中流传至今，可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一直是儒家的重要经典。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在西汉时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并称“小经”，相对于所谓“五经”（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）、“六经”（“五经”加《论语》）、“七经”（“六经”加《孝经》）而言，并单行于世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有《中庸传》二篇，颜师古注曰：“今《礼记》有《中庸》一篇，亦非本礼经。”《四库全书提要》认为：“盖子思之作。是书本以阐天人之奥，汉儒以无所附丽，编之礼记，实于五礼无所属，故刘向谓之通论。”宋代孝宗淳熙年间，朱熹为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做了章句，为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做了集注，把它们编在一起，合称为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从此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又加入了“四书”的传承系列。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到元代列为科举考试用书，一直沿袭到明、清，因而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的影响越来越大，是中国思想史、文化史的宝贵财富。

《大学》的作者，郑玄注《礼记》此篇时没有明言，宋代有学者认为是曾子所作，如黎立武在《大学发微》中说：“《大学》其曾子之书乎？”程颐认为是孔氏之遗书，朱熹认为经文一章“盖孔子之言，而曾子述之”，传文十章“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”。比较各家的说法，朱熹的说法最为得当。

《大学》的内容，说得简单点，就是古代的教育方针，牵涉到“知”和“行”两个方面。具体说来，有三大纲领：一是“明明德”，

就是挖掘发现人的道德和良知良能,属于求知和修身的范畴;二是“亲民”,程颐认为当作“新民”,就是使民众日益提高自身的素质,是求知和修身的具体运用;三是“止于至善”,就是前二者所达到的境界。实现这三个纲领就是八目:“致知”、“格物”、“诚意”、“正心”、“修身”、“齐家”、“治国”、“平天下”;实现三纲八目有七个步骤:“知”、“止”、“定”、“静”、“安”、“虑”、“得”。宋代金履祥的《大学疏义》说:“古者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之子弟,年八岁则皆入小学,及其十有五年则皆入大学。八岁者,小子也,以其为小子之学,故谓之小学。十五则大人也,以其为大人之学,故谓之大学。小学者,养其良心而谨其学业也。大学者,充其知识而措诸事业也。所谓大学之道者,谓大人所以为学之理也。”朱熹认为就是“教之以穷理、正心、修己、治人之道”(《大学章句·序》)。按朱熹编排的章节,经文部分仅有一章,从“大学之道”到“未之有也”一共只有 205 个字,朱熹认为是孔子的言论。传文部分十章,朱熹说,前四章统论纲领指趣,后六章细论条目工夫,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。

有关《大学》的注释,宋代以前都是附在《礼记》中。早在程颐、程颢之前,司马光有《大学广义》一卷,但对“四书”详细地论说,是从“二程”开始的。朱熹对“四书”可以说穷尽了毕生的精力,直到去世前三天还在修改《大学章句》。自从他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问世以后,由于此书的影响,独立成篇的注释和解说渐渐多了起来。从今存的文献来看,宋代有金履祥的《大学疏义》一卷;元代有许衡的《大学直解》一卷,景星的《大学集说启蒙》一卷,黎立武的《大学发微》一卷、《大学本旨》一卷;明代有胡广的《大学章句大全》一卷、《或问》一卷,王守仁的《大学古本旁释》一卷,崔铣的《大学全文通释》一卷,魏校的《大学指归》二卷,王文禄的《大学石经古本旁释》一卷《申释》一卷,罗汝芳的《近溪子大学问答集》一卷,曹琬的《读大学》一卷,乔中和的《古大学注》一卷,周从龙的《大学遵古编》一卷;清代的就更多了,其中影响较

大的,如毛奇龄的《大学证文》四卷,胡渭的《大学翼真》七卷,李光地的《大学古本说》一卷,宋翔凤的《大学古义说》二卷,等等,近40种之多;民国时期有马其昶的《大学诂》一卷,易顺鼎的《大学私订本》一卷等。这些著作或者考订版本文字,或者阐发义理,或者训诂名物,或者搜辑资料,从各个方面保存了《大学》的相关资料,推动了《大学》的学习和研究。解放以后,对《礼记》的研究日渐稀少,虽星火尚存,但对《大学》则少有问津,不能不算是文化上的缺憾。

《大学》的章节,朱熹因为旧本颇有错简,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,别为序次,分为经文一章,传文十章,对原来在《礼记》中的次序进行了改动。传文的首章,原在“没世不忘”之下,传文的第三章内引《淇澳》诗以下,原在今传文第六章之后。朱熹按经文的顺序,传文首章解释“明明德”,第二章解释“新民”,第三章解释“止于至善”,第四章解释“本末”,第五章缺文应是解释“格物”和“致知”,第六章解释“诚意”,第七章解释“正心”和“修身”,第八章解释“修身”和“齐家”,第九章解释“齐家”和“治国”,第十章解释“治国”和“平天下”,环环相扣,次序井然,显示了朱熹对《大学》内在逻辑性的深刻的认识和理解。

经学是中国学术的正统,中华文化的根基。宋代程颐、程颢兄弟主张从《四书》读起以至“六经”,朱熹直接说《四书》是学习“六经”的阶梯,并专门为读《大学》总结了一些读书的方法,后人称之为“读《大学》法”或称“读《大学》纲领”,他说:“看《大学》且逐章理会,须先读本文念得,次将《章句》来解本文,又将《或问》来参章句,须逐一令记得,反复寻究,待他浹洽,既逐段晓得,却将来统看温寻过。《大学》一书有正经、有解、有《或问》,看来看去不用《或问》,只看注解便了,久之又只看正经便了,又久之自有一部《大学》在我胸中而正经亦不用矣。然不用某许多工夫,亦看某底不出;不用圣贤许多工夫,亦看圣贤底不出。伊川旧日教人先看《大学》,那时未解说,而今有注解,觉大段分晓了,只在

仔细去看,一日教看《大学》曰:我平生精力尽在此书,先须通此方可读他书。”“《语》、《孟》随事问答,难见要领,惟《大学》是曾子述孔子说,古人为学之大方,而门人又传述以明其旨,前后相因,体统都具。玩味此书,知得古人为学所向,却读《语》、《孟》便易入,后面工夫虽多,而大体已立矣。看这一书又自与看《语》、《孟》不同。《语》、《孟》中只一项事是一个道理,如孟子说仁义处,只就仁义上说道理。孔子答颜渊以克己复礼,只就克己复礼上说道理。若《大学》却只统说论其功用之极。”元代景星在《学庸集说启蒙序》中记载他的先生黄元吉告诫他说:“汝欲为学,必先熟读四书以为之本,而后他经可读矣。”《四书》都是把《大学》作为第一篇,就足以说明它是古人学习的入门书。基础的东西是十分重要的,用《大学》中的话来说,知道什么是基础和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就是“知本”,也就是“止于至善”。假如我们认真地思考一下,古人十五岁进入“大学”阶段就学习《大学》,要解决的是“知本”的问题,是“止于至善”的问题,我们今天十五岁的初中生是否把这样的问题提到教学日程?我们今天的大学生又有多少人解决了这个问题?简单地说,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和能干什么即知道什么是“至善”了吗?《大学》一书的宗旨,就是从修身做起,进而治理家庭,进而治理国家,进而治理天下。修身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讲的素质教育,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不就是服务于家庭服务于社会吗?我们今天读《大学》这本书,完全可以透过文字上的一些迷雾,去挖掘古今共通的一些道理和规律。

《中庸》的作者,《中庸集解》原序云:“《中庸》之书,子思子之所作也。昔者曾子学于孔子而得其传矣,孔子之孙子思学于曾子而得其所传于孔子者焉。既而惧夫传之久远而或失其真也,于是推本所传之意,质以所闻之言,更相反复,作为此书。孟子之徒实受其说,孟子没而不得其传焉。汉之诸儒,虽或传诵,然既杂乎传记之间而莫之贵,又莫有能明其所传之意者,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书,为之论说,然其所谓灭情以复性者,又杂乎佛老

而言之，则亦异于曾子、子思、孟子之所传矣。”

《中庸》的内容，比《大学》要难理解。朱熹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原来把《中庸》放在最后，他主张先读《大学》，接着读《论语》，再接着读《孟子》，最后才读《中庸》，这与二程主张先读《大学》，接着读《论语》，再读《中庸》的次序有区别。按照《四库全书提要》的说法，因为《大学》《中庸》的篇幅较小，后来就把《中庸》排在《大学》后。《中庸》难就难在它牵涉到一些较为玄妙的概念和哲理问题，如“中”和“庸”本身就是抽象的哲学概念，再如“天命”、“性”、“道”也是既古老又抽象而且玄妙的概念，如果缺乏对古代哲学的一些基础知识的理解，就难以理解和把握这部书的中心内容。朱熹这样的学者对“四书”尚且几乎花费了毕生精力，更不要说一般的学人了。当然，朱熹是为了构建理学的理论体系，与我们今天学习的目的是不同的。实际上，只要读懂了《大学》以后，从上述这几个抽象概念入手，《中庸》一书也就不难理解了。概括地讲，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讲的无非是修身和治人的问题。如果说《大学》要解决的是学习目的的话，《中庸》要解决的就是行为的准则，只不过古人讲得比较抽象罢了。《中庸》的开头两章，是理解《中庸》的关键。其余的三十一章都是对前两章的阐释，说的都是如何做到“率性”、“修道”达到“中庸”境界的问题。天下万事，各有各的中庸之道，如同《大学》里所说的“至善”一样，落实到具体的事情，全靠每个人自己去理解和把握了。

《中庸》的注释，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，有《中庸说》二篇；《隋书·经籍志》记载戴颙有《中庸传》二卷，梁武帝有《中庸讲疏》一卷；宋代司马光有《中庸广义》一卷，除朱熹的《中庸章句》外，还有游酢的《中庸义》一卷，晁说之的《中庸传》一卷，张九成的《中庸说残》三卷，袁甫的《蒙斋中庸讲义》四卷；元代有许谦的《读中庸丛说》二卷，许衡的《中庸直解》一卷，景星的《中庸集说启蒙》一卷，黎立武的《中庸指归》一卷；明代有崔铣的《中庸凡》一卷，王文禄的《中庸古本旁释》一卷、《古本前引》一卷、《古本后

申》一卷，罗汝芳的《近溪子中庸答问集》二卷，周从龙的《中庸发覆编》二卷，曹珖的《读中庸》一卷，顾起元的《中庸外传》二卷；清代的注释著作就更多了，其中重要的有毛奇龄的《中庸说》五卷，李光地的《中庸章段》一卷、《中庸余论》一卷、《中庸四记》一卷，李塨的《中庸传注》一卷、《中庸传注问》一卷、《恕谷中庸讲语》一卷，戴震的《中庸补注》一卷，单为德《中庸述义》一卷续一卷，姜国伊的《中庸古本述注》一卷；民国以后有马其昶的《中庸篇义》一卷、《中庸谊诂》一卷，胡怀琛的《中庸浅说》一卷，唐文治的《中庸大义》一卷。从这些著作看，阐发义理的居多，对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《中庸》有不可或缺的参考价值。

《中庸》在宋代以前不分章，宋代朱熹分为三十三章，黎立武的《中庸指归》分为十五章，《四库全书提要》云：“《中庸》分章则以‘天命之谓性’以下为一章，‘仲尼曰’以下为二章，‘君子之道费而隐’以下为三章，‘道不远人’以下为四章，‘君子素其位而行’以下为五章，‘君子之道辟如行远’以下为六章，‘鬼神之为德’以下为七章，‘哀公问政’以下为八章，‘诚者天之道也’以下为九章，‘惟天下至诚’以下为十章，‘诚者自成’以下为十一章，‘大哉圣人之道’以下为十二章，‘仲尼祖述尧舜’以下为十三章，‘惟天下至圣’以下为十四章，‘诗曰衣锦尚絅’以下为十五章。”黎立武的分章源自郭氏，郭氏又源于程氏，朱熹也是程氏的门人，反映了程氏以后学说的分歧。与朱熹的分章比较，黎立武的第二章包括了朱熹的第二章至第十一章，第七章包括了朱熹的第十六至十九章，第八、第九章的内容朱熹合在第二十章内，并把“自诚明，谓之性；自明诚，谓之教。诚则明矣，明则诚矣”一段单独分为第二十一章，第十章包括了朱熹第二十二至二十四章，第十一章包括了朱熹的第二十五至二十六章，第十二章包括了朱熹的第二十七至二十九章，第十四章包括了朱熹的第三十一至三十二章。黎立武说：“书十有五章，首章统论一篇之大旨，二章备著夫子之格言，三章而下明率性谓道、修道谓教之事，九章

而下明至诚尽性、至诚能化之事，未乃伤今思古，以道统绝续之会、帝王授受之真寔在夫子，且反复推明仁诚之道，以俟后之圣人，末章则穷理尽性至命之学也。其为书也，大周乎天地，微极乎物理，幽贯乎神明，而卒归之无声无臭焉。广大精微，盖本诸易。”（《中庸指归》）从黎立武的第二章看，显然比朱熹分得合理。但是朱熹注意到了《中庸》各章的层次和关系，他说：首章“其下十章，盖子思引夫子之言，以终此章之义”，第十二章“其下八章，杂引孔子之言以明之”，第二十一章“自此以下十二章，皆子思之言，以反复推明此章之意”。可见，黎立武用的是平面的分法，朱熹用的是立体的分法，比黎立武更胜一筹。

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和理解，本书以朱熹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为底本，按章节次序先进行简注，接着翻译原文，最后详加评析，文后选编附录。注释中对历代理解歧异者，择善而从。译文尽量忠于原文，多用直译，少用意译。评析力求深入浅出，也引用古人的原文，以求雅俗可以共赏。书中不妥和错误之处，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方向东

2005年9月于南京师范大学

目 录

前 言	(1)
大 学	(1)
中 庸	(26)
《大学》《中庸》评论资料选编	(83)

大 学

【题解】

《大学》这部书，原是《礼记》中的第四十三篇，宋代理学家单独抽出成书，程颐有《改正大学》，朱熹又以此为底本，对章节重新进行了编排，分为经文1章，传文10章。朱熹说：“凡传十章，前四章统论纲领指趣，后六章细论条目工夫，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，第六章乃诚身之本，在初学尤为当务之急，读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。”本书的章节顺序，即依朱熹《大学章句》的编排，小有改动。

《大学》是古代教育理论的著作，也是儒家政治理论纲领。汉代郑玄在《三礼目录》中说：“名曰《大学》者，以其记博学，可以为政也。此于《别录》属《通论》。”唐代孔颖达认为：“此《大学》之篇，论学成之事，能治其国，章明其德于天下，却本明德所由，先从诚意为始。”宋代朱熹认为《大学》这本书是古代大学所以教人之法，相对于十五岁前的小学而言。他说：“人生八岁，则自王公以下，至于庶人之子弟，皆入小学，而教之以洒扫、应对、进退之节，礼乐、射御、书数之文。及其十有五年，则自天子之元子、众子，以至公、卿、大夫、元士之适子，与凡民之俊秀，皆入大学，而教之以穷理、正心、修己、治人之道。此又学校之教、大小之节所以分也。”（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）宋代卫湜引程颐说：“《大学》乃孔子遗书，须从此学则不差。”“初学入德之门，无如《大学》者，今之学者赖有此篇书存，其它莫如《论》、《孟》。”引蓝田吕氏曰：“小学之教，艺也，行也。大学之教，道也，德也。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，艺也；孝、友、睦、姻、任、恤，行也。自致知至于修身，德也；所以治天下国家，道也。古之教者，学不躐等，必由小学然后进于大学。”（卫湜《礼记集说》卷一百四十九）引永嘉薛氏曰：“所谓大学者，以其学而成，异于小学。处可以修身齐家，出可以治国

平天下也。”(卫湜《礼记集说》卷一百五十二)

总体来说,《大学》讲的是“格物”、“致知”、“诚意”、“正心”、“修身”、“齐家”、“治国”、“平天下”的教育理论宗旨,即所谓“道”,而不是具体的方法。

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,在亲民,在止于至善。^①知止而后有定,定而后能静,静而后能安,安而后能虑,虑而后能得。物有本末,事有终始,知所先后,则近道矣。

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,先治其国;欲治其国者,先齐其家;欲齐其家者,先修其身;欲修其身者,先正其心;欲正其心者,先诚其意;欲诚其意者,先致其知;致知在格物。^②物格而后知至,知至而后意诚,意诚而后心正,心正而后身修,身修而后家齐,家齐而后国治,国治而后天下平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,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。其所厚者薄,而其所薄者厚,未之有也。^③此谓知本,此谓知之至也。^④

【注释】

①大学:据朱熹说,指大人之学。古代八岁入小学,十五岁入大学。明明德:使明德显明。第一个“明”字是使动用法。明德:指人本来具有的良知良能。宋代真德秀解释为天赋予的德性。亲:程颐认为当作“新”,据后面的传文,程说有据。新民:使民众自新。②格:至,指了解到。格物:探究事理。③壹是:一切(朱熹说)。所厚者:指家庭,与自身的关系最接近。所薄者:指国和天下,与自身的关系相对较远。④此二句原在传文第四章后,属第五章,程颐认为是衍文,依《礼记》置于此。

【译文】

大学的宗旨,在于使人本来具有的美好的德性显现出来,在

于使民众自我革新,在于使人处于最美好的境界。知道应该处在美好的境界,然后才能有坚定的目标;有了坚定的目标,然后才能心绪安定;心绪安定然后才能神志专一;神志专一才能深思熟虑;深思熟虑然后才能获得最佳结果。万物都有本末轻重,万事都有首尾始终。知道事情谁先谁后,就接近把握大学的宗旨了。

古代想要把美好的德性显现于天下的人,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;想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的,必定要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;想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,必定要先培养好自己的品德和素质;想要培养好自己的品德和素质,必定要先端正自己的思想;想要端正自己的思想,必定要先使自己的意念真诚;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,必定要先获取知识;获取知识在于探究事物的原理。探究到事物的原理,然后才能获得真知;获得真知,然后才能意念真诚;意念真诚,然后才能思想端正;思想端正,然后才能培养好品德和素质;培养好了品德和素质,然后才能把家庭管理好;家庭管理好了,然后才能把国家治理好;国家治理好了,然后才能达到天下太平。上自天子,下至普通百姓,都要把培养自己的品德和素质作为根本。根本问题没有抓好,而要把其它枝节问题解决好,那是不可能的。对本该重视的地方没有重视,却能使薄弱之处变得深厚,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。懂得这些就叫做知道根本,这就叫做最高的智慧。

【评析】

这段文字是经文部分,朱熹认为是“盖孔子之言,而曾子述之”。以下是传文十章,“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。旧本颇有错简,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,别为序次如左”。

大学,相对于小学而言。古人十五岁以前的小学教育阶段学习的是洒扫、应对、进退的行为规范以及礼乐、骑马射箭和写字计算的基础知识,十五岁以后的大学教育阶段学习的是探究事理、端正思想乃至修身治人的素质提升。小学是大学的基础,

大学是小学的深造。宋代陈淳说：“小学是学其事，大学是学其理。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七）宋卫湜引涑水司马氏曰：“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以至盛德著明于天下，此学之大者也，故曰大学。”（卫湜《礼记集说》卷一百四十九）开头提出的“明明德”、“亲民”、“止于至善”，可以说是本文的三个纲，第二段讲到的“致知”、“格物”、“诚意”、“正心”、“修身”、“齐家”、“治国”、“平天下”是八个目，“修身”以上都属于“明明德”之事，“平天下”以上属于“亲民”之事；“止于至善”是“明明德”、“亲民”的最高阶段；而第一段中讲到的“知”、“止”、“定”、“静”、“安”、“虑”、“得”是实现四纲八目的七个步骤。“知”指通过学习了解“至善”之所在；“止”指应当处的位置，即至善的境地。郑玄解释为“自处”，强调了人的自觉意识。宋代卫湜引延平杨氏曰：“古之善学者，必先知其所止，然后可以渐进。”具体到个人，就是在社会中的定位，也就是自己该干什么能干什么，例如做儿子的止于孝，做父亲的止于慈，就是止于至善；了解了“至善”之所在，思想就有了定准，即所谓“定”；“止”与“定”是因果关系，“止”是“定”的因，“定”是“止”的果，只有“知止”才能做到“定”。“定”则能心不妄动，即做到所谓“静”；心静则能专一，即所谓“安”；身心俱“安”，则能思虑精密周详，即所谓“虑”；“虑”则能得其所止，是为“得”，郑玄解释说“得谓得事之宜也”，也就是为人处事的最佳点。郑玄解释“知谓知善恶吉凶之终始”，往高层次说，是明天理、察人事；往低处说，就是明事理。知道事物的本末终始，也就是抓住重点；知所先后，是知道哪些事情该先做，哪些事情该后做；懂得这些，就接近道即把握了大学的宗旨了。

儒家认为，人的先天本性具有善良美好的东西，即人之初，性本善；但在后天容易受物欲的蒙蔽掩盖，就像镜子沾染尘埃，必须时时拂拭才能保持明洁，“明明德”是大学教育的起点，也是儒家修身的基点。宋代卫湜引朱熹曰：“学者须是为己，圣人教人只在《大学》第一句‘明明德’上。”引象山陆氏曰：“此言《大学》

指归。欲明明德于天下是入大学标的，格物、致知是下手处。《中庸》言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是格物之方。”（卫湜《礼记集说》卷一百四十九）明代章世纯解释“明德”说：“理通于众则高明光大谓之明德，其数则仁、义、礼、智、孝、弟、忠、信之类是也。”（《四书留书》）

“致知”、“格物”等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追求知识和真理，也是修身必须具备的基本文化素质。《中庸》里说“不明乎善，不诚乎身”，“格物”也就是做到明善。明代邵宝说：“聚精会神置吾心于是物之中，致一而不及乎他，是之谓格。”（《简端录》）朱熹说：“所谓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穷其理也。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，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，惟于理有未穷，故其知有不尽也。是以大学始教，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，以求致乎其极。至于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贯通焉，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，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。”“致知”是基础，从知觉到知识，从知己到知心，从你知我知到天知地知，都是一个“知”，但这个“知”字非常重要，知是明道悟道最基本的作用，也是入德的门径。宋代程颐说：“知者，吾之所固有，因物有迁则迷而不知，迷而不知则天理灭矣，故圣人欲格物以致其知也。”（卫湜《礼记集说》卷一百四十九）“诚意”、“正心”是修身必须具备的基本心理素质，相当于今天所说的“情商”。“修身”是儒家追求“内圣”，而“亲民”和“齐家”、“治国”、“平天下”则是修身的外用。“家”在古代是以宗族为中心的聚族而居的群体，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小家庭。“齐家”的“齐”，是维持和治理的意义。孔子说过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“亲民”就是有仁爱之心，能正确处理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五种人伦关系，从而取得“齐家”、“治国”、“平天下”的成效。做到了宋代理学家所说的“内圣外王”，就是达到了最高的境界——“至善”，因此说是最高的智慧。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，身之本在心，心在于正，正在于诚。大学之道，可以用两个

词语来概括,就是修身、治人。明德就是修身,亲民就是治人。各自有不同的最高的准则,不好具体言说,所以笼统地说“止于至善”。“至善”应该就是“中庸”的境界。

《康诰》曰:“克明德。”^①《大甲》曰:“顾谟天之明命。”^②《帝典》曰:“克明峻德。”^③皆自明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《康诰》:《尚书·周书》篇名。克:能。 ②大:《大甲》:《尚书·商书》篇名。大甲是人名,汤的孙子。大,读作“太”。谟:古“是”字,此。天之明命:指自然赋予的基本特性。分于道谓之命(《大戴礼记·本命》)。 ③《帝典》:《尧典》,《尚书·虞书》篇名。峻:大。《尚书》作“俊”。

【译文】

《康诰》里讲的“能明德”,《大甲》里讲的“常常关注自然赋予自己的基本特性”,《尧典》里讲的“能明大德”,都指的是自己使美好的德性显现出来。

【评析】

这段文字是传文的第一章,《礼记》本在下文“没世不忘也”之下,今依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本。引用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典籍,解释“明明德”。《康诰》记载周成王伐诛管叔、蔡叔以后,再封康叔于殷,管治殷的遗民,在诰文里用“克明德”这句话训诫康叔的。这句话本来是赞美文王能明其德。《大甲》记载伊尹把大甲放逐到桐,三年之后,大甲改过自新,伊尹又把他接回来复位,写了三篇告诫书,开头讲的就是这句话。《帝典》里的话本来是赞美尧能明其德,这里用来说明文王、汤、康都是自明,证明儒家的修身理论不是凭空而来,而是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的。

汤之《盘铭》曰:“苟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。”^①《康